

445838



新本巡登

1984

商丘地区戏曲创作研究室

目 录

人好情长 梁 固 (1)

春 梦 泪 苗 青 胡奎明 毕新建 (65)

于 四 喜 严承信 张从明 (127)

千金难买 付业春 李富君 (193)

双 龙 槐 宋崇舜 (246)

乡姐进城 孟昭云 (267)

六场现代戏曲

人 好 情 长

梁 固

时间 现代。春天。

地点 豫东。山区。

人 物 表

- 母凤英——45岁，农民，外号“母豹子”。
白 铁——46岁，农民电工，母凤英的丈夫。
小 豹——24岁，农民卫生员，母凤英的儿子。
老镢头——47岁，农民石匠，母凤英的隔墙邻居。
大 翠——23岁，老镢头的闺女。
二翠娘——45岁，大翠的姨母。
支 书——40岁，村党支部书记，母凤英的妹夫。
樱 桃——16岁，支书的闺女。
生姜婶——47岁，农民，母凤英的村邻。
黄毛根——27岁，农民，母凤英的村邻。
男女农民若干。

第 一 场

〔春末的一个上午。母凤英和老镢头的院落。

〔幕启：舞台大部分为母凤英家。母鸡们“咯嗒”声和公鸡啼叫声此起彼伏。迎亲的唢呐声、鞭炮声由远而近。

〔母凤英用围裙擦着手急出。唢呐声渐远。

母凤英 哟！这谁家又办喜事啦？（嫉妒地）

哼！惊天动地的，走我门前亮新媳妇哩咋着！

（冷笑着）嘿嘿！拾个坷垃当元宝——你也不要卖！

（唱）瓜好不用自己夸，

脸白不用把粉搽。

有道是高级裤得配高级褂，

冒尖户俺娶儿媳准不差！

你不要喇叭声声鞭炮炸，

土地庙量你难请金菩萨。

凤英我虽说心急但不怕，

鞋子大我脚（决）不怕蒺藜扎！

今一天俺豹的婚事若定下，

迎亲时排场一定超百家！（张望）

唉！这个货到现在还不见影儿！（进院）

〔白铁上。进院，把提包一扔。

母凤英 （见状一愣）你……哼！整天价挂个吊丧的脸。你说，豹他大姑咋讲？

白 铁 咋讲？要不是你的名声**姘**，这媒准成！

母凤英 啊！我的名声**姘**？我咋**姘**啦？

白 铁 你咋**姘**啦，你不知道？人家说——

（唱）喝水咬腮怨**姘**牙，

小豹的婚事难成怪他妈！

三天里你给邻居吵八架，

告状的能把咱的门踢塌！

一提起你，媒荏就撒，

都说你是个“母夜叉”。

只因你肯说**姘**腔把人骂，

咱门口才没挂上“文明之家”。

我看你狗皮上墙不象话（画），

咱儿的婚事情抓瞎！

母凤英 哼！怨我肯骂人？

（唱）白铁你不会说话学说话，

你不该听人唧咕就喳喳。

过日子有学问你懂个啥，

想为人怎能当那“面疙瘩”！

别人他说我是豆腐渣，

我看我象一朵花！

咱们的鸡鸭不喂自长大，

咱们的猪羊随便撒！

叨了张三的菜，

啃了李四的麻，

碰坏了王五的丝瓜葫芦架，

拱毁了赵六的秫秸篱笆还有桐树芽！

他们心想打，
谁都不敢打，
他们心想骂，
谁又不敢骂，
还不是全都怯我这个茬儿！
常言说人不厉害没人怕，
你没见老婆吃杏拣软的拿！
谁要说罢，咱就罢，
谁说不罢我拚给他！
这几年要不是我整天价骂，
白呀白铁你，你也富不了这个家！

白 铁 哼！这就是你骂人的好处！

母凤英 嘿嘿！没有好处，我还不骂哩！

白 铁 骂，骂！咱小豹要是说不上媳妇，你情当老绝户头啦！

母凤英 啊！看我把臭话给你砸肚里去！（抓起小椅子要砸白铁）

白 铁 你！豹他娘。（生姜婶上）这小椅子可是四块钱！

生姜婶 哟，您两口子还玩“杂技”呀？

母凤英 （不好意思地）哦？老嫂子。俺这椅子快坏啦，我想摔了它去旧换新。快坐，快坐！

白 铁 对对。坐，坐。我去烧茶。（急下）

母凤英 老嫂子，小豹的媒事……

生姜婶 唉！你问这媒事呀，弟妹！

（唱）为小豹说媳妇我跑遍鸛鹄沟，
一半喜来一半忧。

母凤英 噢，先说咋个喜法？

生姜婶 （唱）今清早我上路刚出村口，
就听那花喜鹊叫个不休。

母凤英 哎呀，清晨报喜嘛！

生姜婶 （唱）到地方又先碰着俺的二表舅，
喜得我在他家唱了三碗粥！

母凤英 好哇，好哇！人要是交了好运，啥事都顺当，老嫂子，快说，快说！

生姜婶 哈哈！
（唱）见人家我就说小豹人俊秀，
浓眉大眼个中溜。
能写能算人忠厚，
还会切脉和针灸！

母凤英 那高中毕业，得过八张奖状，你没说？

生姜婶 说啦，说啦！

（唱）我还说他三姨在天津入了户口，
他二姑上个月也迁往郑州。

母凤英 说那干啥？眼前城市也不比咱这强多少。

生姜婶 （唱）我说你家彩色电视早就有，
电冰箱也给上海挂了钩。
二年的平房不算旧，
计划改建四层楼。

母凤英 不错，不错。就是准备盖楼哩！

生姜婶 （唱）我还说你家的日子火红透，
喂一匹驴骡一头牛。
上季小麦下季豆，

棉花芝麻都丰收。

虽说是菜籽公家今年不收购，

豹他爹管着农电会榨油！

母凤英 哈哈！老嫂子。可叫你说全啦！

生姜婶 （唱）我又说你家还有半坑藕，

按政策不属集体属自留。

小妮们谁要订亲过门后，

我保证穿着皮鞋上高楼！

母凤英 对对！她哪个闺女要是进了俺这家，就算是进了天堂啦！哎，他们都咋说？

生姜婶 嗨，没等我說完，一群小妮就揪着我的衣裳不让走！

母凤英 （大喜地）咦——这都是你宣传的好哇！俺小豹的婚姻有门啦！

生姜婶 有门啦？差一点的闺女我还怕你看不上哩！我得给小豹挑挑拣拣！

母凤英 那是，那是。咱可不能一见泥胎就当神！

生姜婶 我想呀，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咱都不能要！

母凤英 是呀，高的愣怔，矮的小气，胖的懒馋，瘦的虚弱；咱都不能要！

生姜婶 我想呀，黑的不合适，白的不如意，黄面皮的更不中！

母凤英 是呀，黑的没福相，白的显娇嫩，黄面皮的十有八九不健康！

生姜婶 挑来挑去，我挑了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胭脂粉脸的个俊丫头！

母凤英 哎哟哟，老嫂子。这回你可出大力啦！

生姜婶 这不！（指挂历）就给这个美人儿差不多，名子叫茶花！

母凤英 好好。喝口水，喝口水！（急下，端茶复上）

生姜婶 （接茶）嗨！我说半辈子媒啦，哪一个也没这回顺当。我刚说看中了茶花，茶花娘就满口答应，接着就说要来看家庭！

母凤英 好！来吧！咱人不怕看，家不怕看，存粮不怕看，存款也不怕看！

生姜婶 我领着茶花娘翻坡越沟，小步变成大步，三步并作两步，一眨眼就来到咱的庄东头！

母凤英 （一惊）啊！人家来啦？快，收拾收拾！（慌忙欲走）

生姜婶 （一把拉住）弟妹。听我说完！

母凤英 好。

生姜婶 茶花娘望着走着，走着望着，马上就要进庄，你说咋着？

母凤英 咋着？

生姜婶 也不知是谁说了句：“快看。相家的来了。‘母豹子’这回要说上媳妇啦！”

母凤英 啊！这是哪个不吃粮食的叫我的“外号”？

生姜婶 茶花娘一听“母豹子”三字，转脸就走，我拉都没拉住！

母凤英 茶花娘回去啦？

生姜婶 回去啦！她还边走边说：“哼……有闺女喂狼，也不给‘母豹子’当儿媳妇！”

母凤英 啊！这……我问你：那个半路上乱插嘴的混蛋是谁？

生姜婶 那……我可没看清。

母凤英 没看清？哼！一准又是那个（用手往隔墙一指）老杂毛！

生姜婶 哎哎，你别乱怀疑，胡猜瞎猜，再闹架都难看。这回说不成，下回再说。我走啦！（急下）

母凤英 你……你……

〔白铁急出。〕

白 铁 咋啦，咋啦？

母凤英 咋啦？老镢头个鳖孙扒咱的媒！

白 铁 他扒咱的媒？你听见啦？要没听见，可别再乱放炮！

母凤英 哼！你真是属兔子的，虎也怕，狼也怕，这回呀，咱占住理啦，我要闹他个鸡飞人跑狗跳墙！

白 铁 嗨！你别闹啦！要不是你闹，咱那文明之家的牌子也挂上罢啦！咱那儿媳妇呀，也早说妥啦！

母凤英 喂——你耳朵里又没塞驴毛，就是他不同意评咱的“文明之家”？他扒咱的媒，他能干出来！哼！他不叫我好过，我也不能让他过好！我……（突然高喊起来）老镢头个杂毛驴！（欲奔出院）

白 铁 （大惊）啊！（上前急拉母凤英的后衣襟，由于用力过猛，把母凤英拽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母凤英 （捂着臀部尖叫）哎——哟！

白 铁 这这……（心疼地把母凤英抱了起来）唉！

幕急闭

第 二 场

〔前场的下午。舞台后中部有新石碾，碓窝子和小
型豆腐磨。

〔幕启：老镢头提大锤挎工具包从家里出。幕后传
来开山的炮声。

老镢头 哈哈！这开山炮又按时响啦！

（唱）开山炮响似战鼓声，

催我越活越年轻。

这把锤上磅称是九斤重，

老汉我顺手抡起一阵风。

哈哈！（欲走。腿疼）哎哟！（抚摸）

〔大翠急出。

大 翠 （见状一惊）啊，爹！（跑过去扶爹）

（唱）爹呀爹您今天莫再去劳动，

见您腿疼儿心疼。

干活简直不要命，

全不想您已到多大年龄！

老镢头 孩子！

（唱）枯木最喜迎春风，

人老难得享太平。

咱趁着这眼前的好光景，

攒俩钱防备着以后再穷。

大 翠 爹，中央不是说啦，农村政策十五年不变。

老镢头 嗨！不管变不变，都要抓紧干。再说——

(唱) 虽然~~是~~你的婚姻还没订，
依着我顶~~多~~是过了今冬。
闺女出嫁好歹得陪送，
四六八件如今都时兴。
衣裳多了你说无用，
叫我看再添两身“上轿红”！

大 翠 爹。您别操老了心！

老镢头 唉！

(唱) 你爹我这辈子穷给石头碰，
最可怜你的娘早去南北坑！
如若是她活着我该多高兴，
你出阁摆喜宴结彩又张灯！

唉！（坐下）

大 翠 (难过地) 爹！（扑过去伏在爹腿上）

老镢头 孩子。你娘她比我心细。要是她活着，又碰上眼前的好日子，早把你的事操办成啦！

大 翠 (泣声地) 爹！

老镢头 (给女儿擦泪) 好啦，好啦！爹今下午得把那两扇磨敲完！（扶起大翠）

大 翠 爹，小豹说等会儿给您针腿，您……？

老镢头 (一听不悦) 算啦！他的好心我领了！就凭他娘那个样儿，我这腿也不能让他针！（又去按摩腿）

〔小豹背卫生箱从他家出来。〕

小 豹 大伯，您的关节炎又犯啦？

谁说犯啦？

小 豹 那您刚才……？

老镢头 （怨气很深地）忙去吧，忙去吧！

大 翠 爹，您这腿……？

老镢头 一会半会死不了！（又去按摩腿）

大 翠 爹！

小 豹 大伯，这新来的上海麝香膏药，您先贴上。（递膏药）

〔老镢头不理睬地扭脸。

大 翠 给我！（接膏药）

老镢头 （气愤地大喝一声）不要！

大 翠 您……？

小 豹 大伯，您老人家对我妈有意见，您对我也……

老镢头 去吧，去吧！以后少给大翠一块玩！

小 豹 （惊诧地）啊？

大 翠 （忍不住哭了）爹！唉！（把手中的膏药一丢跑进家去）

小 豹 （望一眼大翠的家门，也心事沉重地长叹一声）唉！（急回自己家）

老镢头 （压抑着情感）唉！（拾起膏药看看，默默地贴到腿上。）

〔一阵男女群众各带打石工具拥着村支书上。

众 支书，快说说，快说说！

支 书 好，好，说说！

（唱）乡党委扩大会议反复讲，
两个文明要加强。

文明村这一回咱没评上，

见乡亲我又觉脸上无光。

众 （惊）啊！咱没评上？

支 书 是呀，都因为母凤英骂人的名声传得太远，影响太大。（从手提袋里拿出个文明之家牌）这“文明之家”的牌子她挂不上，咱就评不上文村！

众 （气愤地）嗨！

老镢头 （更加气愤地）唉——“母豹子”！

（唱）一块烂砖坏堵墙，

一只老鼠坏锅汤。

多少事都坏在这娘们身上，

她就象大伙脸上的一个疮！

众 对！要不是她，咱准评上文明村！

支 书 不错，不错。可是呀——

（唱）这个“疮”咱可不能只怕脏，

为治它大家还要开“处方”。

只要是咱大伙树立榜样，

母凤英她就会难说犟腔。

众 那……但愿她能变好。

老镢头 哼！她要能变好，太阳定从西边出来！

支 书 哎！老哥，你这个认识可不对呀！

老镢头 咋？

支 书 老哥！

（唱）论说起精神文明分多项，

咱先抓语言文明这一章。

这件事看来虽小是硬仗，

关系着国泰家安人相帮！
咱常说好言似春风甘露降，
恶语似数九冷雨把人伤。
社会上要做到谦恭礼让，
这语言就好比一座桥梁。
古时候孟母择邻咱不效仿，
咱们要众花香染一花香。
咱们要对待落后心坦荡，
可不能浆子一盆粥一缸！

老镢头 唉！反正你说黄鼠狼不再吃鸡我都信，你说母凤英能变好，我不大信！

支 书 你……

黄毛根 支书，（指点着）她肯骂人，干脆，拿针把嘴……缝……缝上！

樱 桃 去你的！（一推黄毛根）

黄毛根 你，你觉着那是……恁姨！（忽然发现母凤英走了出来）啊！（惊惧地后退）

支 书 （也看见了母凤英）走走。大家该干啥干啥。
〔众陆续下。

老镢头 咋？你不走？

支 书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呀，没有这个弯弯肚儿——也不敢吃她那镰刀头！

老镢头 嗨！中，中！这头上长角的女光棍儿，我看你咋对付她？（下）

〔母凤英手提毛巾傲慢地走下台阶。

支 书 （搭讪地）嘿嘿！她大姨。你吃罢饭啦？

母凤英 （冷冷地）哼，吃饭不吃饭，你还发救济？

支 书 噢。樱桃她姨，啥事惹你不高兴啦？

母凤英 哼哼！你不要喝凉水栽跟头——装醉！我问你，我母凤英站着没人家长？

支 书 有，有。比人家高得多！

母凤英 我睡倒没人家长？

支 书 有，有。比人家长得很！

母凤英 有？那为啥拿我的瞎？

支 书 看看，看看。你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人。这山前山后，方圆十里，谁不知你是我这村支书的大姨子？谁又不知你是刀子嘴？拿你的瞎，他（她）就不怕挨骂？

母凤英 好了，好了！你别给我卖关子。你说，那牌子发不发给我？

支 书 （故意地）牌子，啥牌子？（下意识地吧牌子朝身后藏）

母凤英 （已经发现）啥牌子？就是——这牌子！（猛地去夺）

支 书 （早有准备）哎哎！（高举牌子引母凤英转了一圈）

黄毛根 （扛锤上。见状大乐）哈哈！快看老鼠吊猫！

母凤英 （迁怒于人地）混蛋！都是您嫂子吊猫！都是您媳妇吊猫！（步步逼近）

黄毛根 你你……（不是对手地逃下）

支 书 哎哎，你到底有啥事？

母凤英 啥事？你听着！

(唱)村委会说建设文明村镇，
又是你改政策花样翻新。
责任制一实行干部没事问，
那还不想着法胡乱折腾人！

支 书 嗨！你呀！

母凤英 (唱)从前的队干部吃请吃多顺，
可是你，“一毛找”都不接一根。
难道你害怕染上烟酒瘾，
难道你这里头都是新脑筋？

支 书 哈哈，这几句还差不多，算是沾点边。

母凤英 (唱)你要想喝酒，
就把我家进；
你要想吸烟，
就把手一伸。
怕挨枪打别上阵，
怕生孩子别结婚。
无罪任凭县官审，
没邪不怕鬼敲门；
光明正大有威信，
弄虚作假失民心。
你不要瞎编土理论，
你不要歪嘴和尚念错了经文！

支 书 对对。这意见提得更好，给我敲了警钟。

母凤英 (唱)你那个小牌牌一尺三寸，
我知道按政策也不全真。
是好是歹我不问，